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隋琦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六十四

唐 釋道世 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

述意部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辯幽則有罪
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趣樂背苦含識所
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

植秕稗而欲歲取精糧驅駕騫蹇而望騰超負絕不亦
惑哉如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迅附高以成
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
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
出於高範切嗟之意事存我友又搏牛之畜飛極百步
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也亦
同凡夫弱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
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爾
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
而行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
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為
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
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
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

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為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為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思覺多者

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為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真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寡聞
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
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
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
邸見彼邸上有諸香裏見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

難陀汝來取此卽上諸香裹物難陀爾時即依佛教於
彼卽上取諸香裹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
香裹然後放地爾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
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
嗅於手看爾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嗅自手佛語難陀汝
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
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
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爾時世尊因此事

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沈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作能作
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
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
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
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為其

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為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棺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為親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詞其言麤獷而高自大吐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

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捐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詞甚麤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為善哉 謂我以為兄 其詞如肢體

便持一膊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為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麤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其

身而作頌曰

一切男子詞 柔輒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者
毘陀和梨是第三人者黑優陀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
天說偈者則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如是又佛本行經
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奈國有一烏
王其烏名曰蘇弗多羅

隋言善子

而依住彼波羅奈城與八

萬鳥和合共住善子鳥王有妻名曰蘇弗室利

隋言善女時

彼鳥妻共彼鳥王行欲懷妊時彼鳥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鳥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顛顛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顛顛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鳥妻報鳥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餽饌如王食者時善子鳥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

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
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并其胎
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
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
愁悵怏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
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烏王羣衆之內乃有一
烏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
白烏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

時廣說前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
愁憂我能為王覓是難得香美饍饍王所食者是時烏
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為我得辦
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烏從烏王所居
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
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饍饍食時
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烏從樹飛
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噬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

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烏即取其食將與烏王烏
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烏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
安隱如是產生爾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
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竒哉竒異云何此烏
數數恒來穢汚我食復以喙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
此事故尋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
烏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
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烏生捉將來

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汝比何故數污我食復以嗚爪傷我婦女爾時彼烏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烏言善哉善哉汝必為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烏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奈

有一烏王恒依止

八萬烏衆所圍遶

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烏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烏妻所思香美饌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為彼烏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為烏王彼妻故

數來抄撥大王食

我念從此一生來

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為大王一勅已

於後不敢更復為

時梵德王既聞彼鳥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希
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
鳥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答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鳥

為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鳥言善哉汝鳥於今已去常
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
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

當知彼烏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烏者即優陀
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
優陀夷令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爾令淨飯王心生
歡喜又復為吾而將食來頌曰

澡身沐德

鑪冶心塵

冰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纏

將昇寶地

願值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

述意部

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羣心善惡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清
昇惡稱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擁翳
五燒滯八倒之沈淪繫四生之維繫是故隨順邪師信
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
修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憊日就增進因此輪迴生
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
心外強為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急
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惡知
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
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亡棄之不視又涅槃
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
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
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

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然不至三惡為惡友然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寔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卧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

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
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
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
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
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又佛本行經云爾
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
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嚩唎鳥一頭名
憂波迦嚩唎鳥而被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嚩

啖又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華落
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爾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
食此華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除飢渴而彼
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華其彼睡
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效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
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噦食之令我身體安
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
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華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華

墮落在我頭邊我於爾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
華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
亦不語知即食此華爾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
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
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
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華
便作是念我食此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
嘍啞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嘍啞聞彼憂波迦嘍

啖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嘍啖頭尋食毒
華迦嘍啖頭既睡寤已欬噦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
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
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麤澀欲作音聲障礙
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華願令二
頭俱時取死於是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為者一何太卒
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
我食妙華甘美味

其華風吹在我邊

汝返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嚩唎鳥食美華者
莫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嚩唎鳥食毒華者即此
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為作利益返生瞋恚今亦復
爾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為怨讐也又佛本行經云爾時
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

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
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
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
語已即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
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
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
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爾時難陀即嗅其
手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

唯有不淨腥臭氣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
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
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爾時世
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峨峨王舍城

鬱鬱靈竹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玄 善人募授福 惡友樂讐怨

善惡昇沈異 薰猶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

述意部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但
凡夫識心譬同素絲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薰心心
應其境心境相成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資在物為貴
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行

得成亦使幽顯歸心也

引證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壑
中有向陽處衆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
鳥為王令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議言善誰應為王有
一鳥言當推鷓鴣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腳長
頸衆鳥脫犯啄我等腦衆咸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鵝
為王其色絕白衆鳥所敬衆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

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衆言
正有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所
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儻時醜形出現是故
不可有一鳥言土梟為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伺
守能護我等堪為王者衆咸可爾有一鸚鵡在一處住
而多智慧作是念言衆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
土梟法夜寤晝則多睡而諸衆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
不復眠睡甚為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

欲不言衆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
衆鳥前舉翅恭敬白衆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爾時
衆鳥即說偈答

點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者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爾時鸚鵡聞衆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臬王 歡喜時觀面
常令衆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

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慧
堪應為王便拜為王佛告諸比丘彼時土梟者今闍陀
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
如過去世時有羣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雞唯有雌
在後有鳥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鳥復非雞 若欲學公聲 復是雞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鳥 學鳥似雞鳴

學難作鳥聲 烏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羅蜜菩薩思惟衆生不知
布施後世貧窮以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煞
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作邪行以貧窮故
為人下賤下賤畏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行十不善道
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為非法何以故五欲充足無所
乏短如提婆達多本生曾為一蛇與一蝦蟆一龜在一
池中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飢窮困乏無所控告時

蛇遣龜以呼蝦蟆蝦蟆說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為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蟆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此衆惡是
為布施能生尸羅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後持
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在昔過去久遠劫時
曾為比丘入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中有一小
兒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捉二丸而要之言

汝若能自食一九以一九施僧者當以施汝即相然可
以一歡喜丸布施衆僧然後於文殊師利許受戒發心
作佛如是布施能令受戒發心作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愍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祛躑煩 懲心見真理

擇交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

略引
三驗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滎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知解善
咒術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滎陽
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劾達以實告公遂大怒以車輪
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
輪唯見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繫獄囚
久腳遂變急不能遠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卧

草中兵騎蹋草悉皆靡徧對逼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皮障自達一心服死唯專誠稱念夜虜去尋即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門為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尅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索繩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久遂總

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叛然嚴防守更無

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
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
崖頭復恐軍覺投計憚惶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
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
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
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便泰稍眠良久
天曉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
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

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
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
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
便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
不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
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靈丹黃白醫療占
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鄴常過問之應對

不思隨事標答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
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
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肫酒等猶在
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
山顛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
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
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
脫此僧聞已便起恃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

側手指習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唇智
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
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輩詰
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
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
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
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
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

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

減於今現存

右三驗出
梁高僧傳

眷屬篇第五十六之一

述意部

竊尋眷屬并移新故輪轉去留難卜聚會暫時良由善
惡緣別昇沈殊趣善如難陀棄榮欲而從道羅雲捨王
位而斷結如栴檀林栴檀圍繞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
茲可見惡如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恒結怨讎

既同棘刺之林亦類虺蛇之種善惡路分禍福可觀

哀戀部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躃踊稱怨大喚悶絕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塗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相振

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籍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衆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為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為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往至彼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鯁塞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氣而往爾時佛

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
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
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為無有上又復多饒
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
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
願為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
是諸苦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汝
等曾見有生者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

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標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冥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即是良藥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刹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憍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為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衆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真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寂為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爾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皆息並獲道果又

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為此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殯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齋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閻人閻羅王所治處為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

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
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悲
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
備老諸梵志等愍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
非是生人所可得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
里有一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
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
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

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咒願求見閻羅王
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
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
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
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晝夜
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驚喚逆
呵之曰癡騃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為子勿妄
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

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
神魂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
舍衛祇洹為大衆說法梵志見佛稽首作禮具以本末
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召反謂語我為癡騃老翁
寄住須臾認我為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
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
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為已有憂悲苦惱不
識本根沈溺生死未復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

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
解即於座上得阿羅漢道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
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衆生
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
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
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
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
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

身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
卷之七

三

法苑珠林卷六十四

呂員切
與學同

噉

徒濫切
食也

嚼

疾雀切

咀嚼也

躡

毗亦切

倒也

振

除庚切

觸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六十五

唐 釋道世 撰

眷屬篇第五十六之餘

改易部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為天人說法時城中有
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為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
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勅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

入門裏乞白求索爾時長者炊思美食便勅其妻令作
飯食教殺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飲食飭餽即時已
辦勅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
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
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坐前便咒願云
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
言汝為道人而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為唐突沙門答曰
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

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
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說
偈曰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當汲汲 雖獄有鉤鎖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深著愛其牢 慧說愛為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上雞者是

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為卿所食此小兒者
往作羅刹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刹
國中為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為卿作子以
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
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
養怨以母為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
者惟有道人見此覩彼愚者不知豈不慚恥於是長者
忽然毛豎如怖畏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

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為說法得須陀洹道又禰寶藏經云佛時遊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羅繫屬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難承佛勅即往索水爾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罐往既到佛所放罐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佛言莫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為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抱我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即命絕既得抱佛鳴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來

至頭面禮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
若令出家當得阿羅漢主便即放緣此老母迦葉佛時
出家學道故得阿羅漢爾時為徒眾主罵諸聖尼為婢
今屬於他五百身中恒為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也
又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姓每禱祀
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歎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
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詣大江邊
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搏撮竟不能得父

母憐念絕而復蘇其兒功德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沈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拊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

我一兒君之亡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
二家各引道理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即為二家共養此
兒至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
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
兒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
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
索入道佛即聽之讚言善來頭髮自墮即成沙門字曰
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

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
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為說
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眾為說妙法時
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
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爾時長
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
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水中魚吞不死受三
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

處經云爾時舍衛城有大富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
恐終後沒官夫婦禱祠歸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
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一知夫婚意二知夫婚念不念
三知所因懷軀四別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
我已懷軀長者歡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
大索得好婦其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
鮮白絮弱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花夫便上樹為取此
華樹枝細劣即時推折兒便墮死父母聞之奔趣抱頭

摩挲占視永絕不蘇父母悲哀五內推傷衆客見之亦
代哀痛佛與阿難因入城見愍獨一子而墮樹死佛告
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
念勿復憂感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生
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卽取噉之三處父
母一時共啼哭為是誰子佛卽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為是卿子乎 為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為狎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如若過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兒宿命罪
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
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
者踊躍逮得法忍

離著部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

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
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怨詐
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
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守護家
是疑處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
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是眠
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
家如棘藜欲刺傷人家如鐵齒蟲覺觀常悞如是等患

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妻
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宜
當急離捨之又無始已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為父
子親疎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為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為知識 知識數為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味著男女妻妾諸
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電即是味著利刀之刃
即是味著大熱鐵凡即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
鐵几凳舍利子若有味著華鬘香塗即是味著熱鐵華
鬘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居處舍宅當
知攝受大熱鐵甕若有攝受奴婢作使當知攝受地獄
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雞豕當知攝受地獄之
中黑駝猪狗又是攝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

有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攝受一切衆苦
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寧依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牀
是牀極熱徧熟猛焰洞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
欲乃至不以染愛之心遠觀其相何至親附抱持之者
何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
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生盲本當知婦人
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華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
知婦人於諸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為婦

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故能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徧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衆生為於重擔所煎迫故能令衆生為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為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輸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為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欣仰處舍

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為婦又裸阿
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何等為三有隨
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為隨生子謂子父母不
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
生子何等為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不殺
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殺等子
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子又五無返復經云聞如
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

志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
耕田毒蛇齧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
哭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梵志又問
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答曰人生有死夫盛有衰善
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
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
何人而無返復兒死在地情不愁憂反更索食此人不
慈無復比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語之

卿兒已死其夫寄信持一人食來梵志曰何以不念子
耶兒母即為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兒今
自去非我不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
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進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
不能救護復語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
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卒
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
亦爾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死生無常合會有

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護復語其婦卿夫已死
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譬言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
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
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
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
家因緣和合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
不能救護大牛之命愁憂啼苦無所補益梵志聞已心
感自責不識東西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寶故從

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行人佛在何
許欲往問之行人答言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即到佛所
稽首作禮卻坐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
梵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違我本
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曰
我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復佛
問梵志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耕田下
種兒死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無慈悲是為大逆

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最為返復知身非常身
非已有往古聖人不免斯患何為凡夫大啼小哭無益
死者世俗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流轉無有休息梵志心
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得視如暗得明於是
梵志即得道跡一切死亡不足啼哭滅死防生非愁憂
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種持產業欲為止者請佛及僧
燒香供養讀誦經書日日作禮復能布施三寶最是為
要梵志稽首為佛作禮歡喜奉行頌曰

眷屬多攷擾 染著亂心神 親疎未可定

何得偏憎憐 乾城無片實 渴鹿諍馱塵

息心上空響 廢念心真源

感應緣

略引
七驗

晉居士杜願

晉居士董青建

宋居士袁廓

宋居士卞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願
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
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
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猪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
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西天騰空

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

晉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為越騎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愠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為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

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
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
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
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
得安葬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
祭於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
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
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

至十四夜於眠中間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
父問汝往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
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
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
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即共
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
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
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

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三五年耳自今以後毒癘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

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
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
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
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
槩羊希張永王玄宗謨蕭惠明梁季文也賢明遂以出
家名法藏也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少日
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含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

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闈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首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身主簿不幸閤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

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齟齬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勾黯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止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城門楯並蓋圉園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銜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

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痕形類甚異呼
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
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
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亾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
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為憂聚言畢
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
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
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

曰汝既蒙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馬是也

宋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千徧轉觀世音經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四年丁丑

歲云云

右四驗出
冥祥記

唐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遂七日不動衆

皆歎異之以為入三昧也既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
衆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衆皆怪問慧
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知識不
如答欲見二人王即遣喚一人唯見龜來舐慧如足目
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
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
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
出如鍛星迸著如脚被燒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

得相見王施絹三十匹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
爭往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
愈至武德初卒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

右一驗出
冥報記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
顯慶二年內其家乃產一青黃母狗會師妻為其盜食
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
大錯我為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
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

四五會師見其意止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已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過齋時而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為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番乘赤州馬一疋并將艸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番期期逼促搵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

我是汝母為生平避汝父將碩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
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了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
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弛鞍轡謂曰若
是信孃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
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為厰榷養飼有同事母屈僧
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
孫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庭俱為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
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

右二驗出
冥報拾遺

校量篇第五十七

述意部

蓋聞濬知一揆圖度萬端業行黑白受報升降大小方
音長短別域德有隱顯行有淺深是以羣聖降迹緣感
斯應或標竒顯相或韜形晦跡軌轍雖殊弘道固異若
不校量罕知優劣也

施田部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達過去世時有一婆羅門名

曰比藍端正無比聰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億數比藍
曰財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品之欲施窮乏即設大壇
人民雲集皆來至所時比藍欲澡自手傾於軍持而水
不出大用愁憂令我大祠將有何過而水不出即時天
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施大好無能過者但所施人
盡是邪偽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之施以是之故水
不能出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開解即作誓言今我
所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如所願者令我寫水當墮

我手作誓願已便傾澡瓶水即墮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成佛不久爾時比藍布施貧乏衣服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佛告須達爾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法真妙清淨弟子正真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陁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施百須陀洹并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陁舍人施百斯陁舍并

前福報不如施一阿那舍人施百阿那舍并前福報不
如施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
佛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舍百斯陀舍百須陀
洹及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食
等供養過去來今四方衆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
所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
可復計雖供養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
三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

倍不可為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
坐禪慈念衆生經一食頃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
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法執在心懷思惟四諦比前功
德最尊第一無有過上於是須達聞法踊躍身心清淨
得阿那含道

十地部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爲汝
說菩薩所得功德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

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
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
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
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薩如十五日
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住不動不沒不退
住首楞嚴三昧又無性攝論釋云謂於初地達法界時
徧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正通達時速能通達後
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言

如竹破初節 餘節速能破 得初地真智

諸地疾當得

業報部

依增一阿含經云一閻浮提人福德等一鐵輪聖王福
一鐵輪王福等一東弗于逮人福上二天下人福等一
銅輪王福一銅輪王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上三天下人
福等一銀輪王福一銀輪王福等一鬱單越人福上四
天下人福等一金輪王福一金輪王福等一四天王天

人福一四天王天人福等一天王福一天王福等一三十三天人福一三十三天人福等一帝釋福一帝釋福等一欲摩天人福一欲摩天人福等一天王福如是展轉校量乃至非想天福不可思量又正法念經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樂喻如金輪王所受之樂比於天樂十六分中不及其所受天身無有骨肉亦無汙垢不生嫉妬其目不眴衣無塵垢無有煙霧亦無大小便利之患其身光明能有遠照轉輪聖王都無此事於已妻子

不偏攝受離於嫉妬飲食自在無有睡眠疲極等苦轉
輪王等都無此事此諸天等初生之時歌儻音樂無有
教者不從他學以善業故自然皆知退時善業盡故一
切皆忘忉利下天尚有大樂况上天樂難可為比如是
展轉校量從下向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不可為比乃
至無非想無非非想亦不可為比

如十輪經云佛言若有刹利梅陀羅王於三寶所起於
惡心一切諸佛所不能救譬如壓油一一麻中皆生諸

蟲以壓油轉而壓取之即便得油此壓油人於其日夜
為應定殺幾所衆生若復有人以是十輪而壓油者一
輪一日一夜壓油千斛如是乃至滿於千年是壓油人
得幾所罪地藏菩薩言甚多世尊無能知是人罪量其
數多少唯佛知之佛言譬如十輪之罪等一婬女舍罪
其舍有千女人皆為求欲如是十婬女舍其罪等一酒
家如是十酒家等一屠兒舍如是十屠兒舍罪等一刹
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十輪中等於一輪一日一夜罪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十輪罪等一姪舍

十姪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兒

十屠兒罪等一王

一切輪迴無不報

諸佛救菩薩婆訶

如樹提伽經偈云

何物高於空

我德高於空

何物重於地

相德重於地

何物多草木

亂想多草木

何物疾於風

意念疾於風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獄

十惡落地獄

何物墮畜生

觚突墮畜生

何物堅金剛

無著堅金剛

何物軟鸛毛

心柔軟鸛毛

何物香梅檀

持戒香梅檀

何物明日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於山

坐禪安於山

何物動於地

三戒動於地

何物最清淨

泥洹最清淨

何物最穢濁

生死最穢濁

何物最為高

家和最為高 何山最為明 須彌最為明

何國最為樂 舍衛最為樂 何國饒人民

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深山 麋鹿戲深山

何物樂藂林 狐貉樂藂林 何物墮風塵

沙磔墮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深淵

又禱阿含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為業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遠離於殺生 持戒自防禦 害心不加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

斷除賊盜心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愛

遠離於邪淫 自愛知止足 是則生天路

自為已及他 為財及戲笑 妄語而不為

是則生天路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語

軟語不傷人

常說淳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為不成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不害於衆生

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苦業及果報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鎖於命

何法為命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鎖於其命

愛縛於命者

又禰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手捉團土大如梨果告諸比丘云何我手中團土為多大雪山中土石為多諸比丘

白佛言世尊手中土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至算數
不得為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知四聖諦苦集滅道
者如我所提團土不如實知者如大雪山土石爾時世
尊以爪甲擎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甲上土為多此
大地土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世尊甲上土甚少耳此
大地土甚多乃至算數不可為比佛告諸比丘若諸衆
生形可見者如甲上土其形微細不可見者如大地土
如是陸地如是水性亦爾如得人道者如甲上土墮非

人者如大地土如是生中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者如甲上土不成聖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其父母者如甲上土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如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衆生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土還生地獄畜生

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土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上還生天上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陀尼弗婆提鬱單越閻摩世一切龍及金翅阿修羅等何等為五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業地五行梵行處瞿陀尼洲有三事勝閻浮提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摩尼寶弗婆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並含諸渚三洲甚勝妙

鬱單越洲有三事勝一彼人無我我所二壽命最勝三
有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
有自然衣食一切龍及金翅鳥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
身形大三宮殿寬博阿修羅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
形色勝三受樂多四天王天有三事勝一宮殿高二宮
殿妙三宮殿有勝光明三十三天有三事勝一長壽二色
勝三多樂餘上四天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前三
勝閻浮提有五事勝餘諸天如上所說頌曰

惡多難算

善少可陳

人天蓋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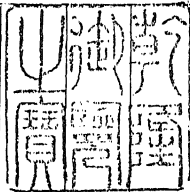
濁趣如塵

貴賤交易

貧富異因

校量優劣

樂苦昇沉



法苑珠林卷六十五